



風雨過後，拼貼的土地記憶，看見重新出發的韌性之路



當期主題

風雨過後，看見文化的力量

然而，與文化力、行動力聯結的「光復」，讓人看到的不只是地方重建與創生的契機，也看...



當期主題

找回差點被洪水沖走的書店 摩力與劉于仙創造「等...」

「彼心書店」名字裡的Pising，阿美族語的意思是「臉」，意謂著照見看顧彼此心靈...



當期主題

鏟子超人離開以後 陶藝家陳金旺化淤泥為文創

一場大水重創花蓮，留下上百萬噸的淤泥更像是病後令人頭疼的後遺症，陶藝家陳金旺靠著...



當期主題



當期主題



記者在現場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

「鹽巴工作站」編起部落守護網，成員之一的Marang Panay，用阿美族傳統療...

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啟 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下一場颱風一定會來，下一次也可能仍然會有水災，只是不知道發生在何處，但讓記憶延續...

美國建國250週年 在費城回望 1776、看見2...

費城沿街慶祝建國250週年的旗幟，在初夏的風裡輕輕擺動，展現這個城市的歷史感與獨...



快門慢想

我見過這批土最醜陋的樣子

黏在雨鞋上、沖斷大橋、埋住家園、奪走人命的泥土，如今變成一個茶杯，被我捧在手裡……

載入前期內容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化+ > 文化為根，光復花蓮的微笑

風雨過後，看見文化的力量

然而，與文化力、行動力聯結的「光復」，讓人看到的不只是地方重建與創生的契機，也看到整個島嶼從文化出發、力求改變的方向與希望。

2026/6/15

文：文化+雙週報編輯小組



2025年9月，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讓花蓮包括光復鄉在內的幾個鄉鎮，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馬太鞍溪上游因各種因素造成的堰塞湖潰壩溢流，使得下游地區被泥流橫掃，將近1千多戶民宅、學校及公務機關受損。

後來，鏟子超人進駐，大量救災及協助復原的畫面透過手機、網路傳播，一時之間整個島嶼都在關注這個受到嚴重創傷的地方，熱血民眾同島一命的心情振奮人心，一度，人們以為光復鄉離重建之路不遠，這裡的人很快就能站起來。

然而將一年的時間過去，市容逐漸恢復，原本河岸充滿泥漿的大片平原，也變得不那麼怵目驚心。現實卻是：商家出走、民宿難以為繼、遊客三三兩兩……光復鄉離光復之日，沒人說得準。

卻有一群充滿理想的人，從一開始就留在這裡，沒離開過，偏偏，他們又是物資最缺乏、營利最微薄、非到衣食無虞人們不會想到的書店、非營利組織以及藝文工作者。

長年耕耘族語復興與獨立書店的摩力·杳禾地與劉于仙，將充滿泥濘的一樓店面移往二樓，他們花一段很長的時間與書告別，重新出發後，意外發現書店的全新可能。

阿美族青年Marang Panay以部落傳統方法，肩負起撫慰受災民眾心靈的工作，清走人們心中淤泥，他和「鹽巴工作站」的朋友們編織起部落守護網，讓人看到從傳統智慧出發重生的力量。

學者謝仕淵於災後隔月，便號召一群熱血師生前進花蓮，默默走入災後的夾縫，展開一場名為「記憶工程」的社會行動，搶救被水淹沒的老照片、文物史料以及影像磁帶。





音樂無國界，也是最能直擊人心的禮物，阿美族音樂人阿洛·卡力亨·巴奇辣邀請族人一起製作一張專輯，期待與族人一起走過重建之路。

還有一些人以不同領域的創意巧思，連結在地，開發出不同的契機與能量。如陶藝家陳金旺，靠著昔日打拳擊、寫新聞的一雙手，成功點石成金，讓人看見燙手山芋也能成為搶手文創。

這些人，猶如荒原裡最頑強的菅芒花，在看似毫無希望的地方，生根、發芽，然後等待茁壯，以及開花結果。

這不禁讓人們重新思考，文化是什麼？文化的力量是什麼？

當局外人總是冷眼旁觀，當務實的人總是喊著「文化不能當飯吃」，有一群人依然堅守崗位，默默耕耘，用行動告訴大家：

如果連心都不在了，就什麼都吃不下了。

洪水過後，百廢待舉，令人驚喜的是，有人先動了起來，文化的力量先動起來，能不能因此帶動整個地區的復甦？沒人敢說，但不動起來，就不會有下一步。

「光復」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也經常成為漂亮口號裡的關鍵字，然而，與文化力、行動力聯結的「光復」，讓人看到的不只是地方重建與創生的契機，也看到整個島嶼從文化出發、力求改變的方向與希望。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找回差點被洪水沖走的書店
摩力與劉于仙創造「等...



當期主題

鏟子超人離開以後 陶藝家陳
金旺化淤泥為文創



當期主題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找回差點被洪水沖走的書店 摩力與劉于仙創造「等一本書」的幸福

「彼心書店」名字裡的Pising，阿美族語的意思是「臉」，意謂著照見看顧彼此心靈。一場大水差點把書店「沖走」，但摩力與劉于仙又把書店救了回來，他們不但找回「彼心」，更期待「等一本書」的愛書人，卸下心防、坦誠相見……

2026/6/15

文：邱祖胤／攝影：王飛華／影音：洪鳳鈞



大水來襲的那天，摩力·杓禾地和劉于仙都是清醒的，他們眼睜睜看著黑色的水流湧入書店，從原來只是淹沒腳板的程度，慢慢深及小腿肚，眼看就要及膝。

摩力說：「一開始還不太相信水會有多大，直覺可能就是只有這樣，水一直是淺淺的進來，淺淺的出去，等到水漲到膝蓋時，才意識到必須往樓上避難。」





看到店裡的兩位店長（狗狗）酷瑪和若農十分慌張，躲在椅子底下不肯動，劉于仙急忙一手一隻抱上樓。

但書店裡的書沒有腳……



「彼心書店」的兩位店長，黑色是酷瑪，黃色是若農。（攝影：王飛華）

兩人兩隻狗 守在二樓陽台上

「我完全沒有想著要救書，只想著人，和兩隻狗！」

劉于仙談起那個下午，依然心有餘悸，眼看水勢持續高漲，她開始對著身邊的人大吼，催促對方趕緊上樓，然而摩力因為行動本來就不方便，遲遲未能行動，兩人在慌亂中反覆拉扯，「你上來了沒？你要小心！」，劉于仙一直大喊著。



所幸，上午時分就知道大水會來，劉于仙已經盡力把能搬的書搬到高處，搬不走的，只能放手，眼下「人命和狗命最重要」。

兩個人、兩條狗在二樓陽台上等待救援，摩力與劉于仙靜靜看著大水滾滾流過中正路，看著天色漸暗，直到入夜。

體感很lag 不知該做什麼

後來鏟子超人來了，光復鄉一下子湧進許多人，也有不少人來到書店幫忙，但劉于仙的情緒尚未消化完畢，她站在泥濘與雜物之間，一時之間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外界常說我們很有生命力、很有韌性，但真正的現場是另一種狀態，那個當下要怎麼辦？我根本沒有頭緒。」尤其風災當天，愛車直接在眼前被水飄走，瞬間「放棄吧」的念頭閃過，「很想說，可不可以人生按一個鍵重新開始？」

劉于仙形容自己當時是「傻住」的，體感是lag（落後）的，一時之間六神無主，「有時一抬頭，忽然覺得怎麼那麼多陌生人出現，我跟他們說，謝謝你們，但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還好來了一些是熟悉書店的朋友幫忙，「他們告訴我，哪些東西重要，哪些可以放，哪些要丟。」

摩力則說，那些素未謀面的人讓他印象深刻，有的來自台北，有的來自新竹，也有來自東海岸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知道部落發生水災，便放下自己的工作趕來協助。」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讓他深受感動。



洪水過後，劉于仙試著搶救店裡的書，即使救不回來，也要好好跟他們告別。(照片提供：彼心書店)

漫長的道別 夢見書在抗議

只是，洪水雖然退去了，書店裡的書也還在，劉于仙又陷入另一個感覺的泥淖，「書店和書都陷進泥巴裡了！」身為一個愛書的人，看到書跟泥攪在一起，「如果不做點什麼，真的會很難過。」

劉于仙形容那是一場漫長的道別，有些書能帶走，有些只能捨棄，糾結的情緒，在反覆的撿書、拍照、決定去留之間週而復始，無奈，但只能盡量做。





有一天，劉于仙在泥堆中翻到一本名叫《泥寶搬新家》的繪本書，內容寫的是關於水庫裡的淤泥，書頁本身卻也沾滿了泥巴，劉于仙呆住了，「在這樣的現場，這些書，也在用他們的方式回應我……」

夜裡也無法真正休息，劉于仙晚上會夢到書跟她說：「你為什麼留他不留我？」她也在夢裡回應：「你們不要逼我，我也是沒有辦法的。」



摩力生長在這裡，也不想離開自己的故鄉，一場大水，讓他想得更多，不變的是關懷這片土地的初心。(攝影：王飛華)

一千本繪本 堆成一座小山

摩力與劉于仙長年在花蓮光復鄉駐守，他們是傳統語言的傳播者，部落老人的守護者，回鄉年輕人的心靈導師，藝文空間的實驗者。這對夫婦在東部，是一則流傳已久的傳奇。



摩力是土生土長的太巴塌部落原住民，年輕時到台北、台中工作，因工傷截肢少了一條腿，只好重回部落重新生活，一開始試著以美髮技藝走入人群，並深入了解部落、為社區服務，逐漸讓自己站了起來，後來也因為加入冉冉山戲劇研習營，認識了人生伴侶。

劉于仙念戲劇出身，出社會工作10多年仍無法忘情劇場，在一次因緣際會參加戲劇營的偶然，認識大她17歲的摩力，姻緣天注定，兩人共同攜手投入部落服務工作，不但成立「Liso^so' 你說說工作室」推廣族語，帶領年輕人到各處「文化健康站」陪老人家說話，更先後與友人成立Pasela' an 緩緩書屋以及「Pising彼心書店」，持續為偏鄉留住一處難能可貴的藝文空間。

摩力本身也是一位畫家，透過油畫創作，畫下與阿美族相關的題材，他作畫的身影已成為部落獨特的風景，後來更以這些作品為素材，出版多部繪本，包括《Talacowa Kamo循山》、阿美語翻譯《Ma'iyakay ci Moli 貪吃的姆力》、《Kalakalasan a Kilakilangan 老人的森林》等書。

一路走來，並非順風順水，但是總是能攜手走過充滿荊棘的路。

但這一次，真的太難。

摩力位在 Atomo阿陶莫部落的畫室也幾乎全毀，擺放在畫室裡多達1200本繪本庫存也浸泡在爛泥之中，清出後堆在屋外，形成一座小山，成為這一場洪災的見證。





怎樣的書該丟棄？怎樣的書該留下？愛書人永遠沒有答案。(攝影：王飛華)

書在找位置 人也在找位置

對兩人來說，災後重建，不只是修繕空間，也是一次重新安頓自身的漫長旅程。耕耘在地10年，從來都是一路往前衝，從來都是奮不顧身，大水讓一切喊「卡」，他們多了時間停下腳步，想想過去、現在與未來。

「Pising彼心書店」原址是花蓮縣政府舊消防隊的辦公室，2024年他們申請將一樓作為書店使用，充分利用閒置空間，成功為部落開闢一處藝文地標。災後迫於現況，經花蓮縣文化局同意直接搬上二樓，但幾千本的書，不是只有「搬上去」這麼簡單，8個月來也歷經多次規畫與變動，打掉重來。





摩力說，即使到現在，這個空間還沒有真正出現書店該有的樣子，「我們還在找，在這樣的空間裡面，怎樣能讓這些書放在最好的位置，讓其他人進到這個空間時，能夠舒服的去閱讀，讓這裡成為一個能讓人好好讀書的地方。」

摩力說：「感覺書還沒找到最好的位置，人也是。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心還沒有定在這裡。」

摩力與劉于仙，重新摸索，希望找回「彼此的心」，包括他們彼此，部落的族人，以及所有愛書的人。



對照手機裡大水來襲的畫面，如今街景已完全恢復，但往事歷歷，仍教人心有餘悸。(攝影：王飛華)

磨合新空間 尋找書店的公共性

畢竟，「彼心書店」名字裡的「Pising」，阿美族語的意思是「臉」，意謂著彼此的心靈相通。



劉于仙說，書店搬到二樓之後，他們一直在做各種嘗試，「不斷搬書跟搬書櫃」，從最一開始的大空間，到中型空間，再到現在這個位置，把書隱藏在更深處的房間裡。

他們把這裡經營得像是某位離群索居的愛書人，書多到快滿出來了，但透過有條理的整理，隨處都可以看到書，書桌上有書，牆上的書架有書，消防員宿舍的床上也有書，一切開始變得從容、自在、日常。

嘗試並非徒勞，8個多月下來，劉于仙對書店的定位有了新的體悟。

在這段與地方持續互動的時間裡，劉于仙意識到，他們原本在做的就不只是書店，書只是一個媒介，目的是與更多人交流。

搬到二樓之後，面對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空間，讓她開始思考如何擴大書店的公共性，過去著重閱讀與活動，如今則希望這個空間也能承載舞蹈、瑜伽、講座的能量。

劉于仙說，她和不少作家朋友、書業朋友保持合作，希望以書為核心，輔以策展的方式，讓來使用空間的人「可以去認識到書店原本就不是只是一間書店，它其實可以有更多的延伸。」





書店往二樓開，摩力與劉于仙意外找到書店的新可能。(攝影：王飛華)

二樓的書店 當主人不在的時候

終於在2026年的2月，「彼心」重新開張，愛書人陸續回籠，2月28日，資深出版人及音樂策展人吳家恆，還為這裡精心辦一場音樂會（彼心二手書流市集）。而摩力和劉于仙本來就是部落的活動發動機，在與在地更多有心人的協力之下，光復鄉每個禮拜開始多了許多藝文活動，活力開始一點一點慢慢恢復。

意外的是，搬上二樓的彼心書店，少了一道容易被看見的門，卻多了一種「寧靜的抵達方式」。

「許多老讀者只知道原本的空間不在了，卻不知道書店仍在、也不知道怎麼上樓。」劉于仙表示，洪災過後，她和夥伴忙於參與災民會議、防災工作坊等各種災後事務，索性讓書店空間雖保持開放、燈





亮著、門不鎖，人卻偶爾幾乎不在。

她對外說明，若要找人才需預約，平時歡迎自由進來。

就在這段近乎「無人書店」的時期，一場意外的相遇悄悄發生。

劉于仙表示，某次她回到空間拿東西，發現兩位日本客人已在店裡待了一段時間。對方告訴她，是在日本聽到朋友分享彼心書店的消息，便上網找到資訊，自己摸索著找到通道走進來，「因為我們都沒有關門，也沒有鎖門，所以他們就自己進來，很像進入一個無人書店這樣」。

劉于仙表示，她當時沒有打擾兩位客人，讓他們繼續自在瀏覽，自己轉身去開會，等她再回來時，兩人已各自挑好了書，並與她分享在書堆裡與書相遇的心得事。這個片刻讓她對書店的本質有了新的體悟。

「主人在，你可以跟主人聊天去認識這家店；可是當主人不在的時候，書自己就會讓你認識他。」

劉于仙說，那次之後她更覺得，開書店可以成為一種無形之間的交流，不需要主人居中牽線，書與人自然會找到彼此。



來書店的人、同業，還有部落裡的朋友，將「日常感」一點一點累積，慢慢變成「幸福感」。(攝影：王飛華)

等待一本書 日常感累積成幸福感

摩力也談到，一位年約70歲的長者，傍晚六點多，在書店門口等著，「他從鳳林特地過來，只為買一本朋友之間口耳相傳的好書。」

摩力表示，那天他們回到店裡，長者直接上樓，開口說要買《蕉葉與樹的約定》，寫的是日治時期棒球年代的故事，長者聽朋友說很好看，便下定決心非買到不可。





摩力當下感受到的是一種「窩心」，有人願意等，有人願意遠道而來，書與人之間的牽絆，就在這樣傍晚的日常，悄然襲來。

正是每一次的「日常感」，支持著兩人持續走下去。

劉于仙說，「放棄的念頭時不時跑出來，那是一種誘惑，只要一鬆手，就能鬆一口氣。」但來書店的人、同業，還有部落裡的朋友，將那個「日常感」一點一點的累積，慢慢變成「幸福感」。

劉于仙說，她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急著讓自己快速復原，而是選擇「一層一層的去感受自己」，確認慢慢恢復，確認方向是對，再往前走一步。「我很想要靠近那個以前習慣的『日常』，只是我需要時間。」她說的是那個失去的日常，那個曾經以為理所當然、如今才知道得來不易的幸福狀態。

現在她知道方向，心底也踏實了。



滿目瘡痍逐漸平復，但難以平復的是人心。「彼心書店」不只把書店重開回來，也試著找回一顆日常的心。（攝影：王飛華）

把臉露出來 讓彼此的心相見



劉于仙談到書店的公共性。

她說，書店並非她與先生兩人獨撐，背後其實有一群青年團隊協作，「所有正在進行的事，並不是我們兩個人全部扛下。」書店發起的走讀活動，以及攝影、文字撰寫與企劃工作，都會由不同的夥伴分工承擔，劉于仙主要負責企劃統籌。

書店也讓他們發現部落裡藏著許多意想不到的人，「像是某個賣雞肉的老闆，本身是一個吹奏嗩吶的高手」，這些人擁有各自的生命歷練，背後有自己的故事，劉于仙想要串聯這些人，透過田調與活動，讓這些故事有機會被看見。

「彼心」不只是摩力和劉于仙的「彼心」，而是大家的「彼心」。

劉于仙說書店的目標不只是賣書，而是讓地方的人們在生活之餘、在柴米油鹽之外，發現更多可能。期待透過書的多元性，可以帶給這些地方的人們有更多的演展或是想像，「書不只是商品，更是一扇窗，讓偏鄉的日常生活多一層厚度。」

劉于仙表示，「彼心」在阿美語中意指「papising把臉露出來讓彼此看到」，書店以此命名，正是希望每位走進來的人，都能卸下心防、袒誠相見。

採訪結束前，我們期待酷瑪為大家唱一首歌，「彼心」的狗會唱歌，是一件令人會心一笑的事，但這天酷瑪的心情放很鬆，當摩力大哥引吭高歌，劉于仙也跟著唱和，整首歌都唱完了，酷瑪還是不唱，還狂打哈欠……大家都笑了。

淚水在眼眶裡打轉，但他們沒有哭，重建之路何其辛苦，外人沒有資格要求他們堅強，但他們真的很堅強。



店長若農的撒嬌時刻，是摩力（左）與劉于仙在操煩店務之餘最感到放鬆的時刻。（攝影：王飛華）

※ ※ ※ ※ ※

打造一間書店有多不容易，更何況是在偏鄉部落，更何況是在洪水過後。



沒有悲情，沒有呼天搶地，兩個人就這樣扎扎实實的把一間書店重新開回來，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而是發自內心的愛，對書的愛，對土地的愛。

營生很重要，過日子很重要，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大水之前的經濟活力？什麼時候遊客才會回籠？大家都在等待。但摩力·畚禾地和劉于仙不等了，他們從第一時間就捲起袖子，決心要重建「彼心」，即使內心曾經呼喊「放棄」。

他們就是這樣充滿理想與熱血的人。

洪水過後，百廢待舉，令人驚喜的是，一間書店，起了頭，帶動地方的活力，能不能因此帶動整個鄉鎮的復甦？沒人敢說，但不動起來，就不會有下一步。

「彼心」動起來了，彼此的心，也會動起來。這個彼此，不只是愛書人，部落的人，也包括每一個人。

主題照：摩力（左）與劉于仙費盡辛苦把書店救回來，他們不但找回「彼心」，更期待「等一本書」的愛書人，卸下心防、坦誠相見。（攝影：王飛華）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當期主題



當期主題





雨過後，看見文化的力量



鏟子超人離開以後 陶藝家陳
金旺化淤泥為文創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鏟子超人離開以後 陶藝家陳金旺化淤泥為文創

一場大水重創花蓮，留下上百萬噸的淤泥更像是病後令人頭疼的後遺症，陶藝家陳金旺靠著昔日打拳擊、寫新聞的一雙手，成功點石成金，讓人看見燙手山芋也能成為搶手文創。

2026/6/15

文：王寶兒、攝影：鄭清元



《美國隊長》、《雷霆特攻隊》等描述超級英雄故事電影去年接連問世，但若是說到台灣普羅大眾最有印象的年度英雄，大概非鏟子超人莫屬。

誰能想到，膠鞋、防護褲、護目鏡有天會成為備受討論的單品，又誰能想到，假日會有上萬人自發相揪來去「玩泥巴」，這是帶有愛的奇景，也是許多故事的開始。在大學任教的陶藝家陳金旺，或許就是那個在鏟子超人離去以後，繼續接手寫故事的人。

當淤泥一批一批被清出時，他以純粹的好奇心捧起泥砂細細研究，他人看似無用的廢土，卻在他手中化為一件又一件茶壺與茶杯，還能剖析成分撰寫為學術論文投稿至國際期刊。





陳金旺現今於台中沙鹿經營個人工作室「窯谷」，也辦理教學課程，讓人能體驗陶藝。(攝影：鄭清元)

仙草般淤泥巴 超人鏟下有黑金

時間回到去年9月到10月間，一批又一批鏟子超人走進花蓮。陳金旺說，當他看著新聞報導鏟子超人的故事，注意到不同的細節，「他們挖起來、雙手捧那個黑黑的土，就好像那個仙草一樣軟綿綿的，又特別黑，我覺得這就是從事陶藝非常好的材料。」

自然黑土對陶藝家來說可說是「黑金」。陳金旺解釋，土在地底、水中經過動植物腐化後會蘊含大量腐植質，腐植質會讓土的顏色變黑，同時帶來營養，像是陶藝家喜愛用的陽明山黑土就具備腐植性。除此外，土壤會呈現黑色還有可能是因為污染，再來便是可能蘊含大量磁鐵礦，這也能為陶製品帶來不同視覺效果。





仙草般綿密的黑土引起陳金旺追尋的好奇心，攤開地圖，可以發現花蓮光復鄉當時遭逢嚴重水患，是因位於上游的馬太鞍溪堰塞湖在遇到豪雨後溢流，淤泥、砂、土與水混合在一起，成為鏟子超人為居民奮力清除的目標。陳金旺因此推敲，也許是附近山區礦資源影響土的颜色。



陳金旺運用光復淤泥製作的茶壺，表面泛有特殊黃色、綠色紋理。(攝影：鄭清元)

工藝中心檢測 淤泥鐵定有料

於是，陳金旺央請生活在光復鄉的陶藝同好寄給他一批馬太鞍淤泥，以此展開研究，除了觸感格外黏軟濕滑外，在陳金旺實驗下，他還發現淤泥中的細砂可以被磁鐵吸附，而為進一步釐清砂土中的成分，對比光復鄉陶藝同好告訴他的資訊，當地的泥土過去並沒有砂的成分，他便推定，「砂」可能就是讓土呈現黑色的變因之一。





為進一步釐清砂土中的成分，陳金旺將樣本送交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檢測，結果顯示，馬太鞍溪中的砂質淤泥成分有石英、鈉長石、石灰石、白雲石、斜綠泥石、角閃石及雲母等。其中，斜綠泥石與角閃石雖非磁鐵礦，但仍因含有鐵元素，磁鐵才可以吸附。

「我們要區分清楚，它（淤泥）的結構其實是有砂也有土，我把它統稱為光復泥系統。馬太鞍溪堰塞湖就像自然的過濾器，比較重的物質會沉澱在湖底，砂比較輕就在上面的水裡，水沖下來時，砂也會下來。」陳金旺說。

原料有土有砂 土可練胚砂可作釉

陳金旺長年運用故鄉台中的大肚山紅土創作，他以大肚山紅土與光復土作為比較來解釋，大肚山紅土含氧化鐵，屬於活性鐵，在窯燒時色彩較為不穩定，採用「還原燒」方式的話，成品都是黑漆漆的。但因為光復淤泥中的砂內含斜綠泥石與角閃石，屬結構鐵，燒出來顏色穩定，還會有黃、綠色澤。

陶器誕生過程先從練土製成胚體開始，像玩黏土，要先選好適合的土將其揉塑成型為胚體，再來要「素燒」，除去土裡的水分，讓它變得堅固。接著要上釉，像是幫你捏好的黏土小人偶化妝、穿衣服，經過釉的裝飾後再拿去燒，讓釉可進一步與胚體結合，形色俱全。

光復淤泥有土有砂，土可練為胚體，砂可作為釉。

陳金旺講著講著，從工作桌旁撈出一個透明大收納箱，將顏色不一的茶具器皿一字排開，解釋那是他以不同比例的土、砂並以不同溫度窯燒試作成品，這會影響成色與器皿孔洞大小，像是他從中發現若以光復土作為材料，因其低緻密性，成品透氣，就適合拿來做泡發酵茶的茶壺。



陳金旺曾以拳擊為志向，一度邁向國手之路。(攝影：鄭清元)

斜槓人生開掛 從拳擊手到新聞咖

聊起柔軟泥土或是具備溫度的手工製陶，陳金旺都能以理性口吻一一拆解其原理，這或許源自他的過往經歷，他自述來自「新聞世家」，除了父親是記者，他上有3個哥哥，其中就有2位是記者，而他自己也跑過約15年地方新聞，除了司法路線外，其他領域無所不包，學成一身探究事物本質的本領。

陳金旺說，在他的哥哥之中只有一位哥哥是練國術、打擂台賽。而他小時候成績不好，為了想升學，也跟著哥哥在家對打、練拳，靠體保保送中國文化大學念書，就這樣一直打拳擊打到大學畢業，還打到有資格參加1988年漢城奧運國手選拔，後來去當兵退伍，找工作時去面試了嘉義學校，準備任職體育老師。





「後來有一次，開車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我就決定把工作給辭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因為要離鄉背井，我不曉得，我就這樣把它辭掉了。」陳金旺回憶。但也因此，他便回到故鄉台中，跟隨家人腳步，開始讀報、練筆，進而深耕地方新聞。

無論軟性、硬性見聞，在陳金旺筆桿下都是新聞，像現今他的「手工職人」頭銜看似浪漫感性，但其實也是靠理性務實逐步而來。



陳金旺運用光復淤泥製作的系列茶壺，還特別結合他創作中有名的「犀牛」意象。（攝影：鄭清元）

走入陶藝人生 並非只是玩玩而已





跑文教新聞時，陳金旺頻繁與藝術家來往，引起創作興趣，石雕、畫畫都嘗試，「我想說玩陶土在客廳也可以玩，就這樣慢慢走進陶藝的世界。」且並非僅是玩玩而已，他在擔任記者期間就開始投件參賽，計畫性奠定未來轉業踏板，從第一線新聞工作退下至今已過去10年。

一路走來，現年63歲的陳金旺曾以作品打進韓國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日本石川國際漆展等國際殿堂，也斬獲昔日台灣最大規模美術展會「全省美展」、國家工藝獎等國內獎項，也在葡萄牙、西班牙、中國等地留下作品展出足跡。

步入陳金旺工作室，各色以犀牛為主題的大小陶藝作品不一，有藏在茶壺上的迷你犀牛，也有可以收納雜物的壯碩犀牛，像走進一座只有犀牛的奇幻動物園。鍾情於犀牛是源自對土地的愛，他解釋，犀牛有「森林消防員」之稱，只要看到火星就會踩滅，他工作室所在的台中大肚山常發生火燒山事件，希望能夠以作品連結土地。

獲得「光復泥」以來，陳金旺現今陸陸續續以此為材料製作出7、80把壺，他將其稱呼為馬太鞍的「溪岩壺」，在他實驗下，光復泥可燒出具備質感的蟲蛀紋理，一個個小洞就像是溪水岩岸旁螃蟹走過痕跡，他也以光復泥製作他拿手的犀牛陶塑，預計將在今年7月透過展覽義賣，貢獻給花蓮，別具意義。



陳金旺以光復淤泥製作大型犀牛泥塑，盼以此回饋花蓮（攝影：鄭清元）

淤泥研究論文 投稿國際期刊

陳金旺分享，光復泥其實目前還有很多未知可能，像是其碳酸鈣成分異常的高，對上釉程序會帶來不同。一般來說，為了讓熔點高的釉能夠快速與器物相融上色，就會在釉中添入碳酸鈣、草木灰來當助熔劑，光復泥中的砂與土卻可相互作用，讓上釉過程無須另外添加人工化學助熔劑，這對材料成分來說是罕見的，他也為此完成學術論文，並投稿到國際期刊。

馬太鞍溢流事件後，那些上百萬噸的淤泥像是病後令人頭疼的後遺症，陳金旺卻不因此受限，他說「我就是喜歡挑戰，不管是創作還是怎麼樣，我覺得我就是讓唯一取代第一」。





就像當年別人告訴他大肚山紅土不好做陶，他還是堅持要拿家鄉的土創作一樣，他是第一個實驗拿光復淤泥創作的陶藝家，結局不僅成功，還締下挑戰自我的里程碑。畢竟，一雙手可以從打拳擊、寫新聞到摸索出捏陶人生，當然也可以妙手回春，讓燙手山芋成搶手文創，淤泥變黃金。



從拳擊到捏陶，陳金旺持續以雙手拓展媒材新可能。(攝影：鄭清元)

主題照：陶藝家陳金旺運用花蓮光復淤泥再製為陶藝品。(攝影：鄭清元)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找回差點被洪水沖走的書店
摩力與劉于仙創造「等...



當期主題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



當期主題

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
啟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nay：靠自己的文化才能站起來

「鹽巴工作站」編起部落守護網，成員之一的Marang Panay，用阿美族傳統療癒方法，清走災民心中淤泥，向內找回文化，尋得重新站起的力量。

2026/6/15

文：王心杼／攝影：鄭清元／圖片提供：鹽巴工作站



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的泥流去年9月幾乎淹沒花蓮光復鄉，鏟子超人協助將淤泥清出屋外，但當地人心中的恐懼黑土，又將何去何從？

一群阿美族年輕人決心從自己出發，串起多個部落並成立「Cilah 鹽巴工作站」，用靈性療癒走進當地人心內撫平傷口，也用工作坊搭起防災意識的堡壘，期待不再有下一次意外。

Marang Panay回想起那日，他執意拿起車鑰匙回到老家，把外婆載回吉安家裡，之後的幾日，Marang 拿起鏟子來到光復鄉，當黑土一車一車地往外送，鄉民的家裡變得乾淨，但聽到警報聲仍會不由自主顫抖的恐懼，仍像淤泥一樣，持續堆在心裡，若沒清除，淤泥可能開始發出異味，誘惑滋生蚊蟲，讓心裡的洞越破越大。



Marang Panay強調，Pangcah Mitapoh注重關係是否失衡，而儀式也是幫助受術者找回肉體與靈、人與家族又或是人與環境的平衡。(攝影：鄭清元)

天選之人 站出來幫助族人

Marang 回憶，去年底時收到一名精神科醫師私訊討論如何幫助居民們站起來，也讓他開始思考，阿美族原有Sisakawihay（巫覡）信仰，會不會是能幫助居民的一種方式，「我們巫師，不可能是只有別人需要的時候才出來吧！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是我們必須要自己站出來，去幫助族人！」

阿美族Sikawasay（或稱Cikawasay）不只是巫師，也被認為是部落的醫師。Marang 分享，阿美族文化中，Sikawasay是「靈擇」出來的，像是他兒時曾經失憶，但恢復意識時，已身處某座山中，「還有出生3個月時，曾發生耳朵腫大卻檢查不出病因的事件，請Sikawasay診視，才發現自己已經被『靈擇』為巫師人選。」





Marang 笑說，有些人的確會拒絕這份天職，但他從小就對部落文化特別感興趣，毅然決然放下當老師的志願，回鄉向同是Sikawasay的外婆和Tafalong（太巴塢）部落的曾金蘭巫覡長學習，雖然兩者對Sikawasay的概念和治療方式不同，但Marang將兩者術式融合，以更多元的方式給予受術者幫助。



Marang Panay分享儀式中需要的物品，左上的「lalofo」從當巫師的祖先手中繼承的法器。（攝影：鄭清元）

祖先的智慧 在自然與超自然之間

Marang 學成後能單獨為受術者執行 Mitapoh（阿美族傳統療癒）儀式，他強調，療癒過程強調「關係是否失衡」，不只是肉體與靈魂的平衡，也可能是人與家族，或是擴大到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





Mitapoh療癒會在Kakita'an（祖屋）進行，儀式開始前，Marang揮舞親自採來的蕉葉，備好檳榔、荖葉、點起香菸並透過米酒跟靈建起聯繫。

Marang笑說，米酒是儀式的重要道具，「不是我們愛喝，而是這是讓人跟靈連結的重要部分，是我們文化脈絡之一。」他分享，最初神話中提到一名族人遭遇難關，天神降臨給予幫助，但要求那名族人與家族要負責人與靈的連結，並教授釀酒技術，「其實現在使用的米酒算後現代產物，最一開始比較像是酒釀。」

時間會帶走傷痛，文化傳承卻也可能發生斷層，一如酒釀改成使用過濾並精練的米酒。

Marang不諱言，當外來的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一神信仰進入部落，和祖傳的泛靈信仰衝突，原民也面臨「殖民福利」的衝擊，這其實也讓團隊推動Mitapoh時遭遇不少困難，有些長輩重新嘗試Mitapoh，但也有人會堅信一神信仰而不願接受，或是私下求助，但仍會公開表示反對。



鹽巴工作站走進部落並舉辦「草藥工作坊」，也和當地耆老交流草藥知識。（照片提供：鹽巴工作站）





人際網路 歡迎大家尋求幫助

Marang分享，像是去到其他部落時，除了跟社福單位合作建立網路表單讓需要的人填寫，團隊也會在短居期間走動Papising（露臉），或是主動敲門向長輩們問好，也讓居民知道團隊進駐，歡迎大家尋求幫助。他不諱言，弔詭的是明明團隊是年輕人，卻是由他們來告訴長輩何謂阿美族傳統療癒，「他們面臨許多外來文化影響，可能已經忘記自己的文化。」

雖可能讓團隊喪氣，但並不會阻止行動，Marang強調，「就像這次的事件，其實也是讓他們知道『我們部落跟文化裡，也有能療癒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靠政府或是外來幫助』。」他透露，比起單方面給予，也常有意外收穫，像是鹽巴工作站開設「草藥工作坊」會跟族人分享草藥配方，也會有耆老分享自己或是部落的秘方，這些微小力量都能墊起文化底蘊。

除了靈性療癒和草藥工作坊，「鹽巴工作站」不只和在地商家參與「織路·重生」路跑活動，也協辦「馬太鞍溪流域防災土培訓」，或是為建立部落的立體地圖，愛家鄉卻也理解潛在危機，用科學建立起防災意識，避免意外再次發生。



「鹽巴工作站」除了給予靈性療癒幫助，也舉辦堰塞湖探勘與馬太鞍溪風險相關講座，從科學面編起守護網。（圖片提供：鹽巴工作站）

部落青年 建立從靈療到科學的守護網

Marang強調，意外發生後，深刻意識到向內尋求力量，不只是透過Mitapoh療癒心靈，更多的也是如何內部合作，「我們要做的，是在這條路上，一邊重建，一邊不讓自己失去原本的樣子。」

「鹽巴工作站」取阿美族語的Cilah（鹽巴）之意，在阿美族文化中，鹽巴常是唯一調味料，能將食物烘托得更加美味，也是人體不可或缺的元素。工作站由來自Fata'an（馬太鞍）部落、Tafalong（太





巴塿) 部落、Atomo (阿多莫) 部落、及Kalotongan (加里洞) 部落的7名青年在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事件後成立，團隊逐漸擴大，為部落縫起守護網。

溢流的黑土會被鏟起運走，但人們心中的恐懼需要更長時間修補，無論是靈性療癒、草藥工作坊，或是防災培訓，都是「鹽巴工作站」理解家鄉土地和彼此的方式，當重新相信自己的文化，才能讓傷口癒合。



Marang表示，團隊想做的是在這條路上，一邊重建，一邊不失去原本的樣子。（攝影：鄭清元）

主題照：阿美族青年Marang Panay用Pangcah Mitapoh（阿美族傳統療癒）幫助馬太鞍災民清走心中淤泥。（攝影：鄭清元）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鏟子超人離開以後 陶藝家陳金旺化淤泥為文創



當期主題

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啟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記者在現場

美國建國250週年 在費城回望1776、看見2...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啟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下一場颱風一定會來，下一次也可能仍然會有水災，只是不知道發生在何處，但讓記憶延續的文化修復工程，會是一個讓人們持續產生地方認同的契機。

2026/6/15

文：趙靜瑜／攝影：徐肇昌／照片提供：謝仕淵、趙靜瑜



「大水、地震，與那些幾分鐘內就帶走城市上百年歷史的災難，我們已經跟它們相處了太長時間。但每一次災難過後，除了硬體的重建、衛福身心的撫慰，我們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方法，留下一些什麼？不要讓每次天災帶走的記憶，都被當成一場我們束手無策的『意外』。」

成大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短短幾句話，背後卻是數十年對災後記憶重建的極度理性、積極與知識份子無以卸下的責任感。







謝仕淵表示，從災區搶救並保存照片與文件，目的不是為了私心收藏，而是為了「還給有需要的人」。(圖片提供：謝仕淵)

啟動記憶工程 熱血師生總動員

2025年9月，花蓮光復馬太鞍風災剛過不久，謝仕淵10月初就召集一群人前進花蓮，在沒有太多外部資源支持之下，熱血的老師跟熱血的學生默默走入災後的夾縫，展開一場名為「記憶工程」的社會行動。

謝仕淵曾經親身投入2016年的台南206地震與這次的花蓮光復馬太鞍風災，「行政體制以最有效率的速度清乾淨現場，讓生活可以重回常態。然而，在那些被挖土機推倒的混凝土小山裡、在被泥流全數浸泡的村落老宅旁，常民的生命記憶，正用一種極其驚人的速度消逝。」

謝仕淵回憶2016年的台南206地震，維冠大樓倒塌的現場至今依舊仍令人震撼，「地震發生那一天，清晨4點多，我6點多就到了現場，那個幾棟集合住宅一起倒的畫面，難以忘記。」



帶著成大學生，謝仕淵前進光復為部落作家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格搶救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與生活的DV磁帶。
(圖片提供：謝仕淵)

找尋活過的證據 還給有需要的人

謝仕淵當時擔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在那個充滿悲傷與搜救壓力的現場，對於一個歷史學者、一個博物館人而言，震撼之外，更多的是與時間賽跑的焦慮：當財產與生命都被混雜在廢墟泥淖中，那些活過的證據包括文件、照片與各種物件如何不被吞噬？

謝仕淵說：「那個現場其實是一個很標準的刑事案件現場，要從現場拿東西出來，其實需要經歷一套具有規範的標準流程。」





謝仕淵回憶當時在台南現場，他協調了工務局、消防局，甚至拜託了台南市政府，「可不可以讓挖出來的東西丟到棄置場的時候，能讓我們進去撿？」當然對於救災來說，這件事情孰輕孰重，但就是不放棄的信念，謝仕淵不怕持續溝通。

在專業與安全的大前提之下，謝仕淵與學生們在距離現場5公里外、堆得像5層樓高的水泥砂石小山裡，撿拾了一兩千件照片等物件。謝仕淵表示，這個目的不是為了博物館的私心收藏，而是為了「還給有需要的人」。

借鏡日本經驗 學術社群加入行列

經過整理、復原，一年後博物館舉辦了一場招領活動，謝仕淵說他在會場剛好站在一對夫妻的前面，那對夫妻看到一張照片，掉下了眼淚，因為照片的孩子就是他們的小孩，「小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那位母親說，她很害怕忘了她的小孩長什麼樣子，那唯一一張照片，是記憶的定格。」

照片是載體，是人們記錄生命經驗的方式之一，人的記憶會因為缺乏了具體的載體，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變得模糊，那一刻，謝仕淵深刻感受，博物館的搶救文物的技術超越了冷冰冰的物件保存，成為撫慰倖存者跨越餘生，甚至面對往後人生的重要定錨。

謝仕淵曾經在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災後到日本博物館擔任訪問學者，親身看見博物館學者是如何進去災後之村，努力搶救資料與保存照片，具體呈現身為博物館學者的公共責任，「從日本的經驗當中可以看見，在災後的重建過程中，學術社群仍可以加入行列，組織公眾一起參與搶救災後記憶。」





謝仕淵表示，鏟子超人固然重要，但搶救文史資料與老照片，也是救災的一部分。（圖片提供：謝仕淵）

上百卷磁帶泡水 搶救工作刻不容緩

相較台南維冠大樓災後搶救這些文物照片，花蓮光復水災可以說是全然的破壞，謝仕淵說，因為水災，所有的縫隙都被水沖過、流過，填滿房屋的縫隙，從刻畫在馬太鞍部落民宅牆上高達一、兩公尺的水線，照片、文件無一倖免，影響之深。

帶著團隊，謝仕淵聚焦部落作家、同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格的研究珍藏，包括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與生活DV磁帶，搶救工作刻不容緩，團隊進駐赫格的書屋，拆開磁帶清潔去污。參與團隊成員之一的吳溥樺，畢業自南藝大音像所碩士，負責緊急處理膠卷，現場大家都叫他「專家」，「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我也只是多懂一點點而已。」

吳溥樺回憶去年10月進去災區，剷除泥濘的「鏟子超人」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由軍人協助繼續善後。吳溥樺帶著兩位成員負責赫格老師的影帶的清理與修復，「本來我以為沒那麼困難，但量體實在太多，加上要清潔，人力不夠，專業很難立刻發揮戰力。」

當記憶消失 人們就會遺忘

吳溥樺小時候因為母親接家庭代工，他習慣許多細節都是一關卡一關，急不得，「我原本也以為清潔再修復很容易，但在災區現場，有時候會卡住，或者是掉一些小零件如鐵絲，只要一個小細節沒有合起來，就不完整。」他現場待了兩天，只完成了10卷，再讓後面的人接棒。

吳溥樺表示，當記憶消失了，人們就會忘記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更可怕的是也可能導致一個世代或是地方的文化痕跡在歷史上徹底斷層，「這次光復救災，我發現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對社會有所幫助，即便能救回來的影像有限，只要能替災民多留一些家園影像，留存對家鄉的回憶，我就覺得此行有了意義。」





成大台灣文學系的帥佩妤自己是太魯閣族人，原本是要返鄉探親，結果淹大水，她從探親行程改為救災，加入許多救災的即時聯絡群組，並向當地的部落窗口報名，請他們分配工作。

照片搶救行動 難忘災民驚呼聲

帥佩妤說後來也是成大的謝仕淵老師提出了「照片搶救行動」的想法，「我就加入了這個團隊，主要負責相片的剪裁、晾乾、分類與清理泥砂等基礎且細緻的搶救工作。」

帥佩妤說，過程中最難忘、最深刻的觀察是災民的表情，「在翻動清洗相簿的過程中，我們把那些泡過水、沾滿泥漬的相片一張張攤開清理時，居民偶爾會湊過來看。」

帥佩妤還記得現場常會傳出驚呼聲：「原來有這張照片！」、「欸！那是誰誰誰耶！」那些在混亂災區中意外重逢的喜悅，非常具有感染力，「我們除了在搶救照片本身，或許也是提供一個機會，讓居民去重新面對、整理，甚至好好告別那些記憶。」

看見過世家人照片 忍不住流淚

但也有傷感的時候，帥佩妤說，有時候翻到一些年代久遠的歷史照片，或者是已經過世的家人照片時，現場往往會陷入沉默，居民甚至會忍不住流淚，「某些照片因為泡水太久而變形扭曲，甚至色彩被打散得像萬花筒一樣模糊、再也無法辨認時，那種無可避免的失落與傷心，讓身為外人的我也忍不住鼻酸。」

阮品崱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不分系大二，同時也是地方工作者與跨域協作者，天災發生時，阮品崱除了做鏟子超人的工作之外，也跟著團隊進行文化修復，「我主要負責光復紀錄片工作者也是作家赫格的錄音帶、膠卷還有照片等等的物品修復。」因為細心跟負責，阮品崱獲得作家赫格的信任。阮品崱還記得赫格說：「如果沒有這次的災害，沒有再看到這些相片，我大概也不會再想起了。」

阮品崱很記得赫格的眼睛逐漸發亮，那些珍貴的記憶彷彿隨著泥土被擦去，也逐漸被想起，「他開始向我說著每張相片裡的故事，裡面有著他在導戲拍片的畫面，他與許多重要學者的合照，看得出沒有一張可以被取代。」阮品崱覺得，災難發生後會帶走了很多東西，但可能也同時讓人們想起了很多很能早已遺忘的畫面，「一切都會有意義」。





跟著謝仕淵老師前進光復，為部落作家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赫格搶救上百卷紀錄縱谷部落祭儀，吳溥樺（後排左一）表示，藉由搶救影像，能留存人們對於家園的記憶、回憶，甚至也是部落文化的一部分，「我去光復就是有意義的了。」（圖片提供：謝仕淵）

文史搶救 也是救災的一部分

這種精細的、與記憶對白的手工活，在講求效率的救災體制下，顯得有些衝突，謝仕淵在現場告訴團隊成員，「我們沒有渾身污泥，不代表我們只是來逛逛。救災行動當然要以迅速恢復當下生活秩序為主，但我們做的文物搶救工作，也是救災的一部分。」

台灣自921大地震之後，陸續都有過搶救文史資料經驗，如921大地震文史工作者搶救「匠寮巷」客家聚落文物與歷史記憶的行動，從巷內多戶民宅搶救出大量珍貴物件與歷史照片。但二十餘年過後，台灣這種系統性的制度依然付之闕如。

謝仕淵表示，在日本，從阪神大地震到近年能登半島、熊本地震，早已將大學、國立與地方博物館到救難系統構成一個緊密的政策網絡。災難發生不到幾天，整組專業團隊就依循標準化政策進駐現場，



理解「什麼是資料，什麼是資料後面的人，以及什麼是能夠支撐著災後人群往前走的記憶支持」。



在日本，從阪神大地震到近年能登半島、熊本的經驗，已經將大學、國立與地方博物館到救難系統，構成一個緊密的政策網絡，盡可能讓災難值減到最低。（圖片提供：趙靜瑜）

一個人真正的死亡 是徹底被遺忘

「電影《可可夜總會》與《鬼才之道》傳遞了一個觀念，一個人真正的死亡，是被徹底遺忘。」謝仕淵說，在沒有數位雲端硬碟的年代，歷史與生活的媒介脆弱如紙，搶救這批些的照片與影音磁帶，不是為了滿足學者的研究喜好，而是希望替災後社區留下可以自我重組的媒介。





下一場颱風一定會來，下一次也可能仍然會有水災，只是不知道發生在何處，但讓記憶延續的文化修復工程，是一個讓大家持續產生地方認同的契機。十年之後，我們除了會記得「鏟子超人」，也希望同樣會記得馬太鞍曾經發生過的點滴，透過那一張張晾乾、翻拍的照片，或是被修復的影帶與畫面，為這個小小多山也多災的島嶼，轉化為社會新生與韌性的重要力量。

主題照：成大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表示，電影《可可夜總會》與《鬼才之道》傳遞了一個觀念，「一個人真正的死亡，是被徹底遺忘。」（攝影：徐肇昌）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用「心」清走災民心中淤泥
Marang Pa...



記者在現場

美國建國250週年 在費城回
望1776、看見2...



快門慢想

我見過這批土最醜陋的樣子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用音樂縫合傷口 阿洛要和族人一起唱重生之歌

一位族人說：「只要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就會知道我們就會越來越好，我們相信明天會越來越有力量。」音樂人阿洛知道自己做對了一件事，她要持續用歌聲陪伴族人一起走過重建之路，一起唱重生之歌。

2026/6/15

文：洪素津／攝影：王騰毅



2025年9月23日，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濁流在數小時內吞沒大地，造成光復鄉19人罹難，數百公頃農田在泥漿裡消失，上千戶民宅成了廢墟。

災難發生時，阿美族音樂人阿洛·卡力亨·巴奇辣人在外地。她的家鄉、她的部落、她從小長大的馬太鞍，全都泡在洪水裡。她一遍又一遍問自己同一個問題：「我能為族人做什麼？」

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答案各自不同。有人調度物資，有人組織義工，有人奔走於政府部門之間。阿洛盤點自己手中有什麼，最終回到最核心的那個東西：音樂。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難重創家鄉，阿洛邀請族人一起製作全新專輯，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族人度過災後重建的艱難時刻。(攝影：王騰毅)

離開舞台 把族人請進錄音室

不是舞台上的演出，不是慈善義演的那種音樂，而是把族人全部請進錄音室，把老人、婦女、孩子的聲音都收進去，製作一張「獻給部落的禮物」。

她同樣是災戶。她沒有更多的資源，沒有更大的力量。她只有音樂。

「我沒有辦法做太多偉大的事情，我也沒有很多的錢，我也是一個災戶，我不覺得自己要很了不起，但我覺得我可以用音樂這件事情來回饋家鄉，我很感謝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句話，是她反覆說了好幾次的話。不是謙詞，是發自內心的聲音。





家鄉有難 想起自己能做的事

光復鄉的災情，媒體報導持續了幾個禮拜，然後慢慢退場。但洪水沒有退場，重建更沒有退場，它只是從新聞版面移進每一個在地人的日常。阿洛一直在想，她要怎麼為族人付出。

阿美族人面對天災不是第一次。颱風、地震、土石流，這個民族在花東海岸與山地之間生活了幾千年，災難是生命結構的一部分，不是例外。

阿洛回憶族人在災後修復家園時的狀態，仍帶著幾分難以置信的敬意：「我心想，這是那麼大的一個災變，為什麼我的族人還可以微笑，在修復家園的時候還是可以聽到笑聲？」

這種笑聲不是麻木，不是遺忘，而是某種從根部長出來的韌性。阿洛說，或許這就是身為原住民打從心裡扎根的樂觀。





阿洛表示新專輯會找族人一起合作，「我要邀請族人一起創作音樂，請他們一起錄音、製作專輯，我相信我們部落一定會重生」。(攝影：王騰毅)

鏟子超人也進來 洪水過後就是重生

看著族人用雙手清出淤泥、重新搭起生活，她確定了一件事：她作為一個創作人、音樂人，能做的事情，就是用音樂來陪伴。

不是站在台上唱給他們聽，而是把他們都拉進來一起唱。

專輯的架構在她心裡逐漸清晰：大約8首歌，不只收錄她的聲音，還要有族人、有年齡階級、有婦女、有孩子，甚至有在災後第一時間投入救援的「鏟子超人」的身影。整張專輯，要成為那段日子的集體記憶。

「我相信部落會因為一個禮物而重生。」洪水過後就是重生，阿洛這麼說的。

不是一個人 整個部落一起開口唱

邀族人進錄音室，阿洛並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她過去的專輯裡，就曾邀請自己同年階層的同胞一起錄音。但這次不同。

這一次，大家共同經歷了同一場災難。

目前已完成兩首。阿洛說，這是兩首振奮人心的歌，「有點點重返榮耀那樣子」，節奏感強，磅礴有力。但整張專輯不會只有這樣的聲音，她想讓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功能，有的鼓勵，有的陪伴，有的記錄，像說故事那樣記錄著。那些婦人、孩子還有老人家的聲音，她都想放進去，「因為更重要的是陪伴」。

錄音現場的氣氛，讓她印象深刻。

族人進錄音室 一種奇妙的凝聚感





族人進了錄音室，唱她寫的歌，那個當下有種奇特的凝聚感。她說：「他們唱我的歌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我們是同一個部落的人，我們共同經歷了一個災難，但是我們互相鼓勵，互相相信我們會重新來過這樣子。」

族人錄完第一首歌之後，有人提議：「今年的祭典，要把這首歌放出來讓所有部落的人聽。」阿洛說：「那個當下，這張專輯的意義就超出了錄音室的四面牆。」

一個族人說出的話，幾乎可以作為整張專輯的核心注腳：「只要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就會知道我們就會越來越好，我們相信明天會越來越有力量。」

阿洛說：「他們在錄的過程中就已經覺得很有power，想要把這些power散發出去。音樂在完成之前，作用就已經開始了。」

音樂是禮物 也是彼此的底氣

「阿美族人本來就不是一天兩天遇過災難。」阿洛說。

這個民族在花東生活的漫長歲月裡，與颱風、洪水、土石流共處，早已發展出一套應對天災的集體能力。部落的年齡階級制度，在這次災難中再次發揮功能，洪水發生的第一時間，就是年齡階級率先出動，投入救援。

不需要等待指令，不需要由外部組織統籌，部落的人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阿洛說，大家很快的時間都會想盡辦法讓自己可以生活，「恢復家園的能力還是有的，因為我們以前自己蓋房子」。

這種韌性，外來的視角往往難以理解。它不是豪語，也不是樂觀的表演，而是真實的生活技術、是幾代人累積下來的應對智慧。阿洛自己也是這套系統的一部分，只是她貢獻的那一塊，恰好是音樂。

她在採訪末尾說起一件讓她感動的事：族人錄完歌，不會特別說什麼，「因為大家都很熟，不會特別講，就講了好像就有點多了」，但他們都用行動去支持。他們來了，他們唱了，他們彼此打氣，這已經是一切。

那是她口中部落的方式——不用語言說出承諾，而是用「出現」本身來說話。





渺小人做渺小事 歌聲循環播放

採訪過中，阿洛最頻繁重複的，是關於自己「渺小」的那些話。

她說她沒有辦法做太大的事情，她也是一個災戶，她也沒有很多錢。她說做專輯這件事，本質上是「麻煩別人來參與」，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她說她很感謝部落的人願意幫助她、支持她。

這樣的謙遜，不是表演，是她真實的自我定位：一個從光復鄉長大的音樂人，不覺得自己站在族人之上，而是覺得自己是族人的一份子，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最拿手的那件事情做好。

然而正因為如此，她說出來的那句話，才有了異常清醒的力量，「你做一張專輯，也不是什麼天大的事，也我可以幫助其他的人，一磚一瓦重建起一個家，但我們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來，把每一個人的力量集結起來，你聽到這些歌聲、這些音樂，就會想起我們曾經的那個過程，然後我們記得這些樣子。」

音樂不能蓋回一棟房子，阿洛非常清楚這件事。但音樂可以讓一群人在聽到歌聲的時候，想起某段共同走過的時光，然後從那個記憶裡，找到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這大概就是她說的「陪伴」。不是英雄式的拯救，不是由上而下的施予，而是：「我在你旁邊，我們一起唱，我們都記得那件事，我們都相信我們可以重來。」

目前整張專輯預計在今年（2026）底前完成。

※ ※ ※ ※

當一個創作者也是災民，當送給族人的禮物同時也是自救，那張還在錄製中的專輯，就有了雙重的重量。

那是阿洛寫給光復鄉的信，也是族人寫給自己的備忘錄，告訴大家，我們曾經經歷這些，我們還是站著，我們的聲音留在這裡。

洪水退去之後，留下的痕跡不只是泥痕和斷牆，還有這些聲音——老人的聲音、婦人的聲音、孩子的聲音，和一個說自己很渺小但仍然在做事的音樂人的聲音，一起疊在同一首歌裡。這些聲音提醒所有人：這個部落，曾經這樣走過來。





音樂無法重建一棟房子，但它可以讓人記得自己為什麼還要繼續建。這也許就是阿洛說的，她相信的那個重生的力量。

主題照：「災後重生」不容易，阿洛心疼族人，也因族人而驕傲，「為什麼我的族人還可以微笑，我想這是身為原住民打從心裡扎根的樂觀」。(攝影：王騰毅)

更多本期文章



當期主題

在天災後的廢墟與夾縫中 開啟台灣生命記憶工程



記者在現場

美國建國250週年 在費城回望1776、看見2...



快門慢想

我見過這批土最醜陋的樣子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文化+ > 文化為根，光復花蓮的微笑

我見過這批土最醜陋的樣子

黏在雨鞋上、沖斷大橋、埋住家園、奪走人命的泥土，如今變成一個茶杯，被我捧在手裡……

2026/6/15

文、攝影：鄭清元



「這是用馬太鞍的土燒的。」

我與同事寶兒一起來到台中採訪陶藝家陳金旺老師，採訪尾聲，老師送了我們一個杯子。

「我見過那些土。」我跟老師說，我接過杯子，看著上面的紋理。

「很黏對不對？」老師似乎看穿了我的若有所思，開口問道。我站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雙腳卻彷彿回憶起了當時在泥濘中的窒礙難行，有些沉重。





去年九月，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泥沙衝進光復鄉，我跟攝影組的同事郭日曉連夜驅車趕往現場，大雨不斷，我們目睹大橋被沖斷，光復鄉的街道被泥水淹沒，郭哥小心翼翼地開著車，我在副駕駛座拿起相機拍攝沿途慘狀，腳踏板、雨鞋上都是泥水...

我突然想到那雙雨鞋還放在陽台，上頭還沾著當時的泥巴。



我一直沒有洗它，不是捨不得，也不是刻意留下紀念，那只是一雙我跟郭哥兩人開往花蓮行經宜蘭時，我們兩人在一家還沒打烊的五金行停車，趕緊為了採訪水災新聞購買的雨鞋。我結束花蓮的採訪任務之後回到台北，稍作整備，接著就去處理下一條新聞。

日子推著人往前走，那雙雨鞋就這樣被我放在陽台上。

— — — — —

採訪完陳金旺老師之後幾天，我再次來到花蓮，這次是跟著同事心妤來製作一個專題採訪，我們騎車前往跟受訪者約好的地點時，眼角瞥見一戶民宅，家門乾淨整齊，大廳內燈火通明，很難想像幾個月前，這裡曾被洪水淹沒。

災民們紅著眼睛跟總統陳情，居民們齊心協力交換著工具把一堆堆的泥濘鏟起、挖走，有一個小孩鼻頭沾上了泥，小小的手拿起拖把將泥水推出家門，看到鏡頭還比出了YA……

那座被沖斷的大橋蓋起了便橋，車輛在上頭通勤。

生活好像恢復了部分的正常。



去年還被叫做泥巴、淤泥的災害，如今有了「光復泥系統」的別稱。

黏在雨鞋上、沖斷大橋、埋住家園、奪走人命的泥土，如今變成一個茶杯，被我捧在手裡。

我看著茶水流入杯中，點點泡沫平靜地聚攏在杯緣，熱氣緩緩升起，很難將眼前這份寧靜，和記憶中的泥濘連結在一起，我見過這批土最醜陋的樣子，它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可以喝茶的器具。

我緩緩舉起杯子，喝下熱茶，嗯，味道真不錯。





更多本期文章



記者在現場



當期主題



當期主題



美國建國250週年 在費城回
望1776、看見2...

風雨過後，看見文化的力量

找回差點被洪水沖走的書店
摩力與劉于仙創造「等...

文化+



聯絡我們

services@mail.cna.com.t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09號

客服專線：0800-256-688

© 2026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